

金兵围住襄阳城，久攻不下，就采取偷袭策略，虽然未能透城而入，但却意外掳走了大宋将军郭靖的女儿郭芙。郭靖和黄蓉心急如焚，派人四下寻找，三日过去，音信全无。

这天，郭靖在房中踱步，思量如何守城退敌。走着走着，一眼看见了杨康的灵位，就想起了杨过，如今也不知他身在何方，心中懊悔不已。

他对着杨康的灵位说：“义弟，我立下誓言，要照顾好过儿，却想不到被逆女所伤，成了残废之人，我对不住你呀！”

正在伤心之时，他听见郭芙的房间有响声，知道是女儿回来了，就提上剑，来到郭芙房中。郭芙见到郭靖提剑进屋，脸色铁青，吓得花容失色，战战兢兢的说：“爹，才八点钟，我今天比平时回来的早。”

郭靖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，要是我不进来，过一会儿，你就又出去了。”

郭芙吓得说：“爹，我不出去了，您不信，就守在这儿，看着我读书。”

郭靖生气的说：“如今兵临城下，襄阳有垒卵之急，我才没时间看着你读书。我今天来，是有事问你。”

郭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郭靖说：“你为什么砍断过儿一只手臂，让他成为残疾，因为此，小龙女也抛弃了他。”

郭芙一听郭靖又向着杨过，心中愤怒，向郭靖顶嘴道：“爹，你怎么又胳膊肘往外拐，是他先骂我，我才不小心砍断他的手的。”

郭靖大发雷霆，说：“一派胡言，就因为小事，就断人手臂，你的心怎么那么狠毒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平时和小五没少欺负他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过儿的爹杨康和爹是结拜兄弟，杨康死时，爹答应过他要照顾好他儿子过儿的。”

郭芙讥讽的说：“杨过的爹是汉奸，他也不是好东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”

郭靖更加恼火，他拔剑出鞘，指着郭芙说：“住口，我郭某行走江湖多年，从未干过不仁不义不公的事，就算你是我的女儿，也不能饶恕。为了向过儿谢罪，我也断你一条手臂。”

郭芙见盛怒的父亲，知道他的性子，明白自己在劫难逃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向郭靖求饶道：“爹，我可是你的闺女呀，你怎么忍心对孩儿刀剑相向呀！”

在郭芙房间发生的这一幕，被趴在郭府屋顶的杨过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把嘴角里的狗尾巴草吐出去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郭伯伯果然要大义灭亲呀，也好，省得我动手了。看来，我真得成了独孤求败了。”

郭芙想趁郭靖迟疑之迹逃走，没想到，郭靖丝毫不乱，铁了心的要砍郭芙的手臂。

郭靖说：“刀剑相向？你要么有本事空手接白刃，要么就学学人家哪吒，剔骨还父，割肉还母。”

郭芙说：“那不科学，哪有人能从莲花化生的呀？”

郭靖说：“你也知道不科学，那你还砍别人的手臂，这回我也叫你尝尝一只胳膊的滋味。”

郭芙知道自己穷途末路了，情急之下大叫：“我做三只手也不做一只手。”

郭靖说：“不孝儿，死到临头还想着歪门邪道。”他挥剑斩向郭芙的左臂。只听当的一听脆响，一支碧绿的打狗棍架住了他的剑。原来是黄蓉。

郭芙泣不成声的哭喊着：“娘，救我。”

黄蓉瞪了郭芙一眼，厉声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郭芙从地上爬起来，风一样的跑了出去。

郭靖盯着黄蓉说：“蓉儿，你让开，让我斩了这个不孝女。”

黄蓉说：“靖哥哥，湘儿已经被掳走了，你连你的破虏也不要了吗？”说完，把怀中的婴儿抛向郭靖背后。

郭靖睁开火眼金睛，看透那是个充气娃娃，就一剑把它斩成两节。说：“蓉儿，你这些小把戏，瞒不了我。”

黄蓉拿出防毒面罩带在脸上。

郭靖说：“怎么了，我没放屁。”

郭靖说完，就感觉头晕目眩，浑身酸软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被他斩断的充气娃娃里放出了毒气。他说：“你竟敢放毒暗算我。”

黄蓉说：“靖哥，这不是毒，这是苗疆秘药，名叫渐冻（1）散。它会让你肌肉神经失去控制，但大脑却十分清醒，一个时辰后自会解开。”

郭靖心里想：“氧化钙，这死丫头被你惯坏了，你们娘儿俩给我记着。”

黄蓉从郭靖怀里搜出襄阳知府吴大人的腰牌，去追郭芙了。

杨过在屋顶喃喃自语道：“出状况了，我也跟上他们。”

黄蓉跑到时街上，没见到郭芙，她猛然想起了什么，就转回郭芙的房间。果然，郭芙抱着一只公仔熊还在屋子里翻找什么。

黄蓉厉声喝道：“死丫头，你还在家里磨蹭什么？”

郭芙大惊失色，回过头来，对黄蓉说：“娘，我的龙珠少了一颗。”

黄蓉见状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一把夺过公仔，扔在地上骂道：“熊孩子，都火烧眉毛的时候，你还有闲心玩cosplay。还不赶紧跟娘走。”说罢，拉起郭芙就出了房间，直奔大街。

郭芙小声抱怨道：“火烧眉毛，襄阳城守不住，也不怪我呀。”

黄蓉说：“你还犯二呀，我是说，你爹要斩你的手的事。”

郭芙说：“啊，爹真得要斩我呀？”

黄蓉说：“你不不知道你爹的脾气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女如衣服。”

郭芙出了一身冷汗，紧紧跟着黄蓉，不一会儿，来到处旅店。

黄蓉说：“天气已晚，又有宵禁令，我们先在这儿歇脚，明日一早再赶路。”

两人进了旅店住下不题。

话说杨过一路跟踪郭芙黄蓉来到旅店，伏在屋顶，听了听没有异常，就枕着瓦躺在屋顶，看站晴朗的月夜，数着星星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天色大亮，杨过醒来，发现睡过了头。

他心想：“月亮真是神奇，我看着它，竟睡得这么香，是不是嫦娥再唱碧海潮心曲呀？”

他翻身下房，搜寻郭芙和黄蓉下落，在一个早点摊发现了他们两个，他就坐在一个位子上，暗中监视。

黄蓉一边看着郭芙狼吞虎咽的吃豆腐脑，一边说：“我从你爹身上把吴大人的腰牌子拿到时了，你好好保管，一会儿就出城去，回桃花岛的路你应该很熟悉了，娘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”

郭芙一听就要哭，黄蓉沉下脸说：“都多大的孩子了，还动不动就哭，怪我平时把你惯坏了。”

郭芙说：“人家没嫁人，当然粘着娘了。我要娘你陪我回桃花岛。难道你不想老爷了吗？”

黄蓉笑着说：“少贫，我要是走了，爹一个人怎么办，襄阳战事这么紧，我不在，谁给他出主意，你爹准又要蛮干。”

郭芙说：“就是，爹爹就爱乱来。”

黄蓉说：“他是急得，你又惹他生气，当然乱来了。”

郭芙凄凄惨惨的说：“娘你真得不陪我一起。”

黄蓉说：“好了，别闹，等襄阳的事情平定了，我和你爹就会桃花岛看你。”

郭芙眉开眼笑了，她说：“好啊，可是我这一路好无聊呀。”

黄蓉站起身，说：“你在这等着，娘去给你买个psp和碟去。”

郭芙说：“娘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谁还玩psp和游戏碟，你只要给我买个ipad和4G上网卡就行，想玩什么，我自己下。”

黄蓉笑着说：“好！”就离开了早点摊。

郭芙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叫道：“老板，再来一碗！”

杨过听了郭芙和黄蓉的对话，心想：“ipad？4G？神马玩意，是武林秘技？我得跟过去看看。”

杨过尾随着黄蓉而去。黄蓉来到一家apple专卖店，选了一款IPAD和4G上网卡后，付了钱，向早点摊而去。

黄蓉走在路上，看见一个道姑从眼前飘过，步履轻盈，显然是内功修为上乘的人。

她仔细一看，原来那道姑是李莫愁。同时，杨过也发现了李莫愁。

更让黄蓉吃惊的是，李莫愁的怀里竟抱着一个孩子。

黄蓉想：“她是道姑，抱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孩子，那会是谁的孩子，此处必有隐情。”

杨过想：“这女魔头什么时候生孩子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也不开新闻发布会？”

黄蓉跟着李莫愁，杨过跟着黄蓉，李莫愁一心一意注意着孩子，竟也没有觉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李莫愁抱着孩子，悠然自在在街上，走着走着被两个胖警察拦住了。

警察A问：“站住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！”

李莫愁的脸色一下子阴沉起来，从怀里掏出身份证，给了两个警察。

警察A看了身份证后，大吃一惊，他对警察B说：“她是赤练仙子李莫愁。不要惹她。”

警察B说：“瞧你那点出息，你忘了我们可是哼哈二警，上榜的神仙，她只是个山寨妖仙，跟孙悟空一样。”

警察哼说：“孙悟空后来也成了佛呀！”

警察哈说：“别贫了，看我问她。”

他对李莫愁说：“妖女，哪里抢的孩子，把他交给我，再伸出手来让我拷上，跟我回警局。”

李莫愁说：“这是我的孩子。”

警察哈说：“骗谁呢，道姑也有孩子，再说，她长得也不像你！”

李莫愁说：“像他爸。”

警察哈说：“他爸是谁？”

李莫愁阴险的说：“知道他爸是谁的人，早就死了。”

警察哈说：“好好说话，别学古龙，那是男人用的，你们女人用香奈儿就行。”

李莫愁娇容变色，嗔道：“无耻下流，看招。”说着，就把怀中的孩子嗖得抛向高空，那孩子就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。

警察哼说：“她怎么恼了？”

警察哈说：“果然穿的是香奈儿内裤，被我猜中了。李莫愁，你竟敢袭警。”

李莫愁恼怒的说：“你们这伙败类也佩当警察，我看也就是个守门的保安。”

李莫愁已经逼近警察哈，两人斗了三五回合，警察哈不敌，后退三步，猛吸一口气，转身撅起屁股，大唱：“哼！”

警察哼见警察哈亮绝技，也转身吸气，撅起屁股，大唱：“哈！”

只见黄白两道光气从二人的屁股里射出，直击李莫愁。

杨过见了，暗暗想：“这二货，口决念颠倒了把？”

这时，漫天的臭气袭来，街上的行人四散奔逃。杨过和黄蓉也受不了恶臭的侵蚀，他二人提气凝神，闭住全身经络穴道，才顶住这拟欧阳峰的奇毒。

只有李莫愁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，她的嘴角微微一笑。

警察哈吃惊的说：“怎么会？这么臭绝天地的屁，他竟然能免疫。”

警察哼气急败坏的说：“这不是重点，我们的技能不是吸人魂魄吗，怎么变毒系的了？”

李莫愁说：“比我的五毒心经 差得可不是一分两分哟，看招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莫愁早就闪电般的来到二人面前，用手点了他俩胸口的几处大穴。哼哈二警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

刚好，孩子落了下来，李莫轻轻接着，抱在怀里，大步走向城门，黄蓉紧跟，杨过影随。

李莫愁出了城，来到一处密林，黄蓉轻飘飘的飞上一棵大树，居高临下，终于看清了李莫愁怀抱的孩子。

她的心差点没跳了出来，原来那孩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女儿郭湘。

黄蓉顿时方寸大乱，救女心切的她，不顾一切的挡住了李莫愁的路。

李莫愁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你是郭靖的老婆，你不和你老公守襄阳，怎么擅自出城，就不怕军法处置。”

黄蓉瞪着眼，说：“管他什么 军法不军法，李莫愁，我问你，那孩子是谁的？”

李莫愁吃吃的笑着说：“谁的？怎么你要吃醋？难不成你背着你的靖哥哥在偷人。”

杨过听了也吃了一惊，他心想：“好你个郭伯母，平时教训我四书五经，满口孔孟之道，原来也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我要告诉郭伯伯，让他把绿帽子洗洗干净。”

黄蓉大怒道：“不知羞耻的贱妇，看棍！”话音刚落，手中打狗棍已出手，只刺李莫愁咽喉。

李莫愁接住打狗棍，笑着说：“向闻东邪之女能言善辩，怎么今日词穷，说不过我，撒起野来，向杀我灭口。”

黄蓉怒道：“休贫，把孩子留下！”

他两个就打了起来，李莫愁一手抱孩子，一手对付黄蓉，黄蓉怕误伤郭湘，不敢下杀手。

李莫愁说：“偷人偷的，武艺也退步了。”

黄蓉更加急躁，救女心切的她，招式乱中出错，被李莫愁一掌击中，倒在地上。

杨过见了，心中纳闷，想：“这不像平时的郭伯母，难道是中了刚才两个二蛋警察的臭屁？可我明明看到她闭气了，以郭伯母的修为，这不是什么 难事。此处必有隐情，看来我也不得不出手了。”

李莫愁见黄蓉倒地，抓住机会，射出三支冰魄银针。黄蓉受了内伤，一时移不得脚步，万分危急时，正打算用九阴直经里的移魂大法，却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三只银针不翼而飞。

那黑影正是杨过。

黄蓉和李莫愁都吃了一惊。

杨过吐出嘴里的狗尾巴草说：“大美人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们在这树林里打打杀杀的吵到我睡觉了造不？”

李莫愁说：“杨过，你又来管闲事了，手都断了一只，还要作死吗？”

黄蓉说：“过儿，你从哪里来？咱们联手干掉这个女魔头，夺回那个孩子。”

杨过说：“联手，还用不着郭伯母你，我一个儿就够了，话说那孩子是谁？”

黄蓉说：“是我闺女郭湘。”

杨过和李莫愁都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尤其是李莫愁，她死也不相信怀里的孩子竟然是黄蓉的。

她恨恨的说：“老没正经的，你都五十了，还能生孩子，是不是找了个小白脸。”

杨过坏笑着说：“找小白脸也是她生呀！你这个风骚的道姑，没生过孩子你不懂。”

黄蓉说：“就是，五十怎么了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这回生的是龙凤胎，还有一个儿子在城里呢。话说杨过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谁找小白脸，你表诬我清白，我待回跟你算账。”

李莫愁惊上加惊，她咬牙说：“这不公平，凭什么 你们一个个都有情人成眷属，成家立业，幸福美满。今天我就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”

杨过说：“怎么说着说着瞎对号入座，好像我跟她有一腿一样。”

黄蓉说：“腿你妹，还不踢呀！”

杨过说：“跟你姐夫，我要抱。”

黄蓉：“抱你妹，你有手呀？”

杨过说：“我抱我姐！”只听风声一阵，杨过竟鬼一样接近李莫愁，趁她还在发呆之际，在身后一把抱住了她，李莫愁慌忙挣扎，却怎么挣不脱，杨过的手就像焊死的铁一样箍住了她。

杨过抱住李莫愁之时，郭湘也掉在地上，黄蓉一个健步冲过来抢走了孩子。她吃惊的问：“过儿，你的手不是断了吗？”

杨过说：“郭伯母，这只手不是人手，你仔细看看。”

黄蓉仔细一看，那哪是手，分明是一截树桩。

杨过说：“这是我在无极崖下跟一个球干忍的东洋人学的他们的秘术。叫做木盾。”

黄蓉说：“不错嘛，过儿，你长大了，狗屎运越走越远呀。”

杨过说：“别这么说的难听死了，这叫主角光环好不。”

黄蓉说：“管他什么光环，那应该是柔术，怎么能把李莫愁抱的那么死。”

杨过说：“这叫玉带功，一旦环绕，三头大象也挣不脱，别说她一个女人。”

李莫愁说：“这是妖术！”

杨过说：“这不是妖术，是忍术。”

李莫愁说：“认输？你瞧不起我吗？”说着，运足内力，用力挣脱，杨过的树手纹丝不动。

李莫愁只觉得身上的真气慢慢的泄掉，身上竟香汗淋漓。

杨过大叫：“不要流那么猥琐的汗好不？玉带功能吸收查克拉，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郭伯母，还不趁机动手，还待何时？”

黄蓉正抱着郭湘稀罕的不得了，听到杨过的话就说：“过儿，你再锁她一会儿，占会儿便宜，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你郭父的。”

杨过气急败坏的说：“等杀了李莫愁，你再回家稀罕不行吗，偏偏在这树林里打野战。”

黄蓉说：“你懂什么，孩子折腾了这么久，早饿了，我得给她喂奶喝。”

杨过气得眼睛都绿了，他死死的盯着黄蓉，黄蓉怒斥道：“非礼勿视，转过身去。”

杨过不屑的回过头，心想：“谁看你个五十的老太太。还不如怀里的大美人有滋味呢，人家没生过孩子，虽然说年龄大了点，但肌肉还是很挺。”

黄蓉哪里是在给郭湘哺乳，她才没有那么无聊。她的内心十分矛盾，正在激烈的斗争。

黄蓉想：“这是杀死李莫愁的好机会，更加一举两得的是可以连杨过这个臭小子一起除掉，他爹是汉奸，他也不学好，认欧阳峰做义父，偷学我丐帮武功，还伤风败俗的要娶自己师父小龙女为妻，真是厚颜无耻之极。最不过原谅的是靖哥哥竟然为了他要斩芙儿的手，杀了她，一了百了。只是靖哥哥定不会放过我，怎么办，我得想个万全之策。”

黄蓉一边假意给郭湘哺乳，一边飞速的组织大脑的神经元，让它们高速运行。数十秒后，她有了主意。杀死李莫愁和杨过，再把杨过之死伪装成中了冰魄银针之毒，一石二卵，万全之

计。

想好了，黄蓉站起身，把郭湘放在树下，拔出宝剑，吐了两口唾沫，说：“过儿，你锁好她，低下头，看我斩了这女魔头的头，拿来祭奠你爹。”

杨过低下头把李莫愁的身子顶得笔直说：“来吧，郭伯母。”

黄蓉使出九阴真经里的移魂大法，瞬步来愁面前一剑刺入莫愁的右下腹肝脏处，同时也刺穿了杨过的心脏。

李莫愁惨惨说：“果然是东邪的女儿，一肚子坏水。”

黄蓉幽幽的说：“我只是天真无邪，不是吗？”

杨过颤颤的说：“这是什么招，不是斩女魔头吗？”

黄蓉冷笑着说：“这叫一剑穿心！”

杨过说：“我，我上了你的当，好狡猾的女人，还说用她的头来祭奠我爹，我一时大意竟疏忽了，你才是杀我爹的凶手。我被你利用了。”

黄蓉笑着说“你还不感激我，我让你们父子团聚呀，来地狱去和你爹一起复兴金国吧。”

杨过说：“金国现在正鼎盛，复兴个鸟，是大宋要亡了。”说完，断了气。同李莫愁相依而死。不一会儿，全身都变成了木头。

黄蓉说：“怎么回事？这可怎么办，没法伪造他中毒身亡的现场了。”

她来来回回踱了几步一捶手说：“有了，就说杨过炼邪功，走火如魔，杀了李莫愁自己也被邪魔侵蚀而死。”

黄蓉掏出IPAD，把现场录了一段视频，准备回去给郭靖汇报。

黄蓉抱起郭湘，向旅店走去，刚进了城，就碰到了郭芙，原来郭芙左等右等不见娘回来，就四下寻找，无意间发现了杨过，就偷偷跟踪，刚才那番打斗，她全暗暗看到了。黄蓉大喜，和郭芙一起回了旅店。

黄蓉果然太天真无邪了，李莫愁哪里那么容易死，原来她也炼了九阴真经，炼成了九条命，刚才刺死了她一条命，她的原神早就回到道场，她对她的弟子们说：“好你个杨过黄蓉，此仇不报，我就不叫李莫仇，改叫李莫愁。”

她的徒弟说：“师父，您本来就叫李莫愁，我来给你改下这个誓言，如果不杀了黄蓉和杨过，就改叫李莫丑。”

李莫愁一听丑字，大发雷霆，一掌把她打飞，飞出十丈远，撞在柱子上，吐了一盆血，死了。

李莫愁说：“就照她说的，我此生不杀黄蓉和杨过，就改名叫李莫臭。”

黄蓉和郭芙边走边聊，一会儿就回到了旅店，黄蓉说：“芙儿，事不宜迟，快出城吧。不然一会儿你爹解穴，派人把你抓回去关了禁闭，娘可就难救你了。”

郭芙高兴的说：“好啊！”

黄蓉纳闷道：“想通了，想回桃花岛了？”

郭芙说：“有了娘你给我买的IPAD，回桃花岛就不会闷了。我可以给春风哥发微信了。”

黄蓉问：“春风哥是谁？”

郭芙说：“朝鲜棒子组合的呀，娘，你跟不上时代了，不懂。”

黄蓉愤愤的说：“死丫头，白疼你了。”

郭芙说：“娘，怎么这么说，回头我让春风哥给你捎点高级化妆品，让您青春永驻。”

黄蓉这才笑了，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只觉得浑身酥软，困意袭来，模模糊糊中，她俩看到一个人，是杨过。但是她的眼睛，怎么有好多圈圈。

杨过冷笑着对黄蓉说：“我杨过得了球干忍的秘传，怎么那么容易就死，刚才的树只是替身，这是球干忍秘术最基本的。”

黄蓉和郭芙口不能言，晕了过去。

等她俩个醒来时，郭湘不见了。

黄蓉悲痛欲绝，她一把眼泪一把怒气的对郭芙说：“还不快走，再磨磨蹭蹭的，一会儿你爹找到你，我两个女儿都看不见了。”

郭芙忍着泪，背着包袱出了城，直奔桃花岛而去。

果然，没过十几分钟，郭靖和城中禁卫军就找到时黄蓉。黄蓉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郭靖。

郭靖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女大不中留，让他去吧，我懒得管了。”

黄蓉说：“靖哥哥，你只顾生气，就不管湘儿了吗？”

郭靖说：“定是过儿带走了湘儿，不要紧，过儿不会虐待她的。”

黄蓉说：“怎么不会，别忘了芙儿可砍了他一条手臂，过儿可记恨的呢，再加上我刚才痛下杀手，以过儿的性子，怎么会善罢甘休。”

郭靖说：“过儿长大了，他怎么会还和以前一样冲动。信我，没事的。”

黄蓉说：“但愿没事。”说着将头依偎在郭靖肩膀上。（完）

1，渐冻症是一种神经疾病，得此病的人，全身麻痹只有头脑清醒。请百度“冰桶挑战”了解详情。